思旋天地 思旋

股市已进入“大时代”？

今年首挂八号风球，日前夹杂红雨、黄雨，风雨交加，令交通大为挤塞。当日再加上股票市场因为美国科网股大冧，而影响香港股市单日大跌三百余点，场内场外都见风雨交加，此情此景少见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投资市场亦然。当晚台风“苗柏”来去匆匆，午夜在大鹏湾登陆，八号风球旋即下降改挂三号波。周一晚某些人通宵打麻将或唱卡拉OK，以为周二不用上班。结果周二照常上班上课，哈哈，玩残了某些爱玩的人。

股票市场经当日大跌三百余点之后，市场淡友以为翌日继续跌，故此继续沽空以为有大茶饭食了，殊不知翌日开市大市不跌反升百余点，好友当然欢迎之至，淡友则苦过弟弟。人生如戏，无人能知未来事，在投资市场特别是投机市场打滚，特别要小心审慎为要。

近年股市无论是大孖沙抑或普罗散户，策略上都是随环境而改变，不会也不敢“一本通书睇到老”。前一阵子股市被认为已进入“大时代”，皆因科网股节节领先，长期在股市耀武扬威了好一阵子，尤其在美国。其实，股市升跌常因大户基金流向所主宰，小户跟着尾巴走。当大户改变口味，投资对象转向时，后来者慢了一步就会成“点心”被大户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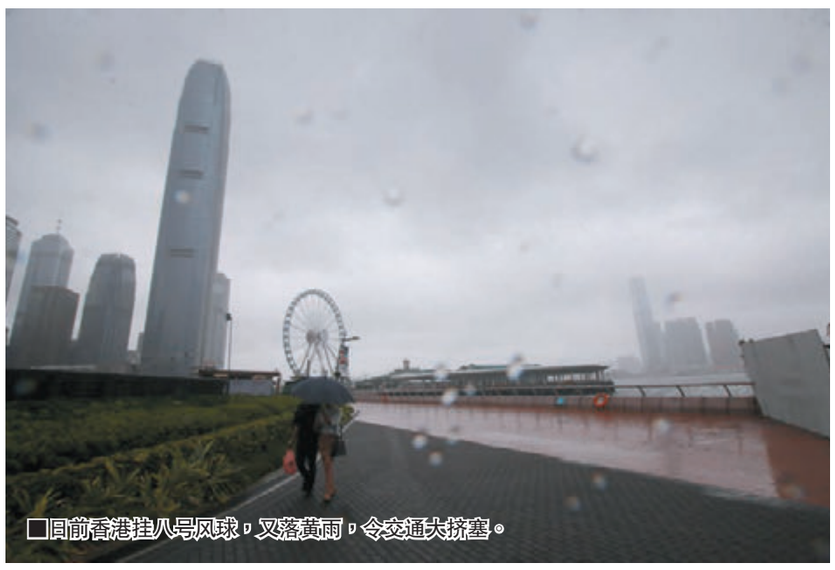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各地最近相继炮轰科网股，然而，在香港比较复杂，并不全是打压者。香港有北水支持，有“阿爷”支持，相对而言香港股市走势仍不赖。

在香港的股民，包括来自五湖四海及内地的同胞，各地有各地的投资眼光和策略，因而每天股市波动不小，也就“有人快活有人愁”、“有人发达有人倒米”，这就是投机世界的玩意。

现时，香港股市需经风雨洗礼，但市底看来还很巩固，皆因信心还是很強的，事关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的有意义大日子，很多人有主观愿望，以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，一定带来大礼物。 在此期间，股市内的“国家队”一定会千方百计维持港股的良好秩序以稳民心，是否如此只有天晓得。事实上，香港仍有好坏消息参半，特别是中国加入大摩指数的机会高，好炒股的朋友先在涉及名单的股份上下手，所以某些股份股价稳阵，捧场者众。

另一方面，无论内地和香港，今年经济确实有稳步上扬。要知道股票受欢迎，首先除了跟着消息炒之外，最重要是该企业是否经营有前途，有增进。公司业绩坚实有前途，必然受追捧。观乎市场中最受股友欢迎的是科网股、车股、金融股、重组概念的股份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支持下，香港在融资及航运以及财政管理方面将大有可为。信不信由你，也不可尽信。



■日前香港挂八号风球，又落黄雨，令交通大挤塞。

翠袖乾坤 连盈慧

现代式离婚

离婚率上升，其中还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配偶为多，近一两年间接已不幸听到三四对了。

过去影响婚姻还有什么七年之痒，今日则有短到蜜月期刚过，就因“了解”而分手，问题还不在于其中一方有了小三而感情转淡；婚后三两年的，也不是有了儿女便能维系感情，无辜小生命成为无形第三者反而有之，家中有乐于照顾儿孙的长辈还好，碰上同是“新一代”既无经验而又无兴趣照顾孙子的新潮祖母（这类祖母自小还多倚赖外婆多过母亲），小夫妻目下环境又请不起外佣的话，他们父母祖父母辈永远不成理由的离婚理由便出现了。

就算没有打算生养儿女，现代女性亦多不甘雌伏而喜欢外出工作，夫妇大多各有自己不同工作服务机构，一旦上班时间早晚不同，朝不见口晚不见面，日久疏离，潜伏更多破裂危机便不在话下；就是同时上班，同时身心疲倦下班，回家卸装洗澡以后，放在面前短暂休息时间，那顿晚饭谁来负责就是问题了。

女的肯煮，男的也怕洗碗，女不肯煮，男的更懒得动手，加上其余家务，男女双方全未有结婚前依赖父母那么轻松，今后日子如何还会过得开心！那顿晚饭，偶然一次外出光顾日薪追不上餐费的食肆还可以，天天如是，连同午餐外出开支，初入职场的初哥初妹，早午晚三餐就吃力了。

过去上一辈都有默契甘于男主外女主内，从来不会有不适应恋爱期间转变过谁来烧饭的婚姻生活，只有今日双职男女，才会为意想不到婚后的突变闷到失去生趣；尤其是小东西在计划失慎降生后，刚学会走路为他开学打点接连而来的烦恼，对自己还停留在儿女性格的年轻夫妇，婚姻的折磨就更不足为外人道。

那么多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男女甘于独身或同居，大概因为旁观太多同辈失败婚姻才失去成家意趣。

独家风景 吕书练

风雨二十年

真是转眼一瞬间，很快，香港就进入回归二十年。今年以来，各界筹备或庆祝回归二十年的活动陆续登场，各大媒体也策划相关内容，我也受到一些邀约，但近期较忙，只好谢绝。

用“风雨二十年”形容这七千三百个日子，乍看可能负面，却是客观事实，也是正常现象。政权转移，是香港大事，更是国家大事，也是世纪大事和国际大事，没有风雨才怪呢。问题是如何看待风雨，能顺风而行，当然很好；但逆风而上，也未必是坏事，最主要是风雨同行。这也是留下来的人们的共同经历，也是隔岸观景的移居港人看到的现象。

当年邓公高瞻远瞩，以“一国两制”和“五十年不变”为回归定调，在保护国家主权和顾及港人情绪中取得了平衡，也使这个曾经人心骚动的城市平稳过渡、顺利回归。反映早已预见两地或两制在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，需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作为缓冲期，如今，也只是二十年而已，近年矛盾有所升级，当要正视，但也属预期之内。

其实，如果回头看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史，当年殖民政府或官员管治香港时，同样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，而香港也出现过很多次的风波和危机，最后都安然走了过来。正所谓有危才有机，反而，很多的改革良政妙策都是在危机过后“迫”出来的。

如今，几乎全港男女老少，甚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踏足过这里的人都知道，弹丸之地的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屋问题，那是衣食住行之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问题，这个基本却头等的问题不解决，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消失。

回归初期，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老早看到问题，并提出每年供应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的计划，这本来是有心有力有远见的设想，却在各种因素下搁置，以致今日酿成大问题。

到了二十年后的今日，房屋问题已衍生出更大的土地问题，土地之争成为矛盾关键和升级所在，悬而未决却潜伏危机。这到底是土地资源问题，还是人的思维问题，只好请相关人士抚心自问了。

所以，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来说，二十年的风雨可以化作岁月累积的睿智，二十年积留的问题和矛盾也可以是经验和教训，那是宝贵的资产。能运用得好，就可春风化雨，沐浴人心。

方寸不乱 方芳

不寻常的哭笑

香港家庭大都离不开家佣的支援，尤其是家有长幼，对家佣的依赖很重。新一代在“有佣”的环境下成长，不可一日“无佣”。家佣的变故，也牵动整个家庭的支援。

年轻朋友的婴儿出生不够两个月，新请的菲佣突然告假，以“儿子病重”为由，要回家走一趟。初为人父母的朋友，将心比心，相信菲佣不至于拿自家儿子“病重”作借口，即时批准回家两周，殊不知人一走就失踪了。

照顾幼儿是繁重的工作，重新再请菲佣又要等三个月，朋友夫妇需上班，长辈支援少不了，仍需临时聘请昂贵的“陪月员”白天照顾幼婴，菲佣的变故，前后也付出了五、六万港元之多。

朋友捱过了寒冬，迎来了炎夏，又轮到其兄长面对菲佣变故。这菲姐刚续了第二份合约，也把年假放完，不出一个月，以“丈夫身亡”为由又要取假，这个不寻常的取假，又牵动了整个家庭的神经，大家重临“备战”状态。

菲姐月前才回乡，照片所见其夫还是相当精壮的，怎么一个月后就“突然死亡”呢？在“突然”的情况下，不是应该伤心欲绝的吗？可是菲姐平静得令人意外。把这个情况跟其他菲佣聊起，对方不自觉笑了，怎么听到同乡“丈夫身亡”会笑的呢？菲佣一笑，更印证了一些想法。

家佣离乡别井打工，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又对家庭有牵念，作为雇主也只能体谅。曾听菲佣公司的职员说，拣菲佣最好拣“单亲母亲”，省去对丈夫的牵挂，工作情绪较为稳定，有钱寄回家，儿女成长有保证，就会安心工作。这些年我以此法拣选家佣，确实是有一定效果。

水过留痕 少爷兵

莲妹扮小龙女最“神似”

无线电视台近年多了购入内地制作的电视剧。早前，有《琅琊榜》，近就有《锦绣未央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

但《琅琊榜》被无线剪接得支离破碎，有观众指根本对剧情“蒙查查”，所以对《射》剧的剪接亦没有寄予厚望；相反当年亚洲电视外购剧《还珠格格》剪接得有条不紊，收视成绩好，令女主角赵薇、林心如等更为香港观众所接受。那位负责的剪接师、编导应记一功，赞！

金庸先生的著名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神雕侠侣》每隔一段时间，内地制作人都会重拍，原因当然是上述的著作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、有一定的收视保证。而且每次重拍都可以起用“新面孔”演员，男女主角人选谁最适合？观众也乐此不疲地热烈讨论，正如今次《射》剧女主角李一桐（饰演黄蓉）说：“我不担心珠玉在前，因为观众都有自己心中的黄蓉！”说得对，笔者心中的俏黄蓉是米雪和翁美玲。各花入各眼嘛！

当年无线要拍《神雕侠侣》时，对女主角小龙女的人选也曾掀起过一番争论；无线高层认为由当时红透电视圈、古装扮相俏丽得可以“秒拍”的女艺员黄杏秀演出小龙女，但也有相当人数的幕后制作人员却力荐那时仍寂寂无名的“莲妹”陈玉莲，认为莲妹的外形、谈吐、古装扮相更贴切小说中的小龙女。正当双方争持不下时，有人提出不如由金庸先生亲自选角，不是更适合吗？

《神》剧记者招待会当日，在场的人都显得好期待：“到底谁人演小龙女？”结果公布演小龙女的人选是陈玉莲。金庸先生当时表示，他曾分别单独跟黄杏秀、陈玉莲倾过偈、聊过天，他觉得由陈玉莲演小龙女更适合，因为莲妹给他的感觉是：“说话直接、像是泰山崩于前她也不形于色，表面看来木口木脸，却有着小龙女那种不吃人间烟火、外冷内热的形态！”

莲妹、华仔（刘德华）都凭着《神》剧中的“姑姑”和“过儿”成为观众心中的偶像，奠定了两人在电视圈的位置。所以说，演小说著作男女主角的人选，最重要是“神似”，这样就更容易“Bingo”了！

■陈玉莲凭着《神》剧中的“姑姑”成为观众心中的偶像。 网上图片

百家廊 雪樱

麦田与少年

过了芒种，就到了麦收时节。对农人来说，麦收是一个节日，也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。我很喜欢“过麦”二字，街上打烧饼的，理发店打工的，工地上干活的，进城做装修的等等，这个时候，很多务工者都会告假回家收麦子，称为“过麦”。一个“过”字，迤逦出无尽的憧憬，也蕴含着劳动者的喜悦与满足……来自大地的丰饶与恩赐，那是生活的协奏曲。

上小学时，每到麦收时节，父母都会带着我回姥姥家收麦子，“回家过麦去，住上些日子！”记忆中，麦收时节的乡村像流动的盛宴，每个农人都是盛装出席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们就带上镰刀干活去，女眷负责准备干粮和吃食，大家脚步匆匆，顾不上说话。“收麦子是与老天爷赛跑，一旦下雨就麻烦了。”母亲经常说道。大人们弯腰干活，镰刀在田地里直立行走，一步一步，脚踏实地，从不偷懒。日头毒辣，汗水滚落，砸到胳臂上，很快就蒸发掉。湿了衣衫，黑了脸颊，但是，没有人去擦一把，除非汗水眯了眼睛，才停下来。热风劲吹，把麦浪吹成金黄，把麦穗吹得迸裂，弯腰收割的农人，累并快乐着。

麦田是农人的舞台，也是孩子的乐园。我们这些小孩，都是捡麦穗的好手。跟在大人后面，抑或拉开一段距离，用胳膊挎着小篮子，边走边捡，有说有笑，还伴有各种新奇的发现，豆虫，毛毛虫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昆虫，简直是自然界的大科普。捡一路，玩一路，有的时候玩嗨了，在麦穗堆里滚得浑身是麦皮，汗水顺着脸颊流淌，满身满脸脏兮兮的，大人根本顾不上管。除非惹了祸，或是要钱，才会有大人出面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麦田里的诱惑大都与吃有关。待午后时分，大人们在阴凉地里吃饭、休息时，经常会有推着流动车子叫卖冷饮的，“卖冰棍，冰棍儿，五毛钱一块……”听到叫喊声，我们就拔不动腿，跑去向大人要来钱，有的小伙伴装着中暑，有个叫莹莹的女孩，她有私房钱，都是平日给大人打酱油、买豆腐、打白酒攒的结余，所以花起来很顺手，我们直眼馋。一根冰棍下肚，似乎从头到脚都清凉了一把，但是，目光依然紧紧钉在卖冰棍的白色保温箱子，视线久久不舍得收回，而叫卖冰棍的声音，在麦田上空回荡，惹得我们心里的馋虫阵阵骚动。

傍晚时分，大人收麦子接近尾声，有个大孩子会带着我们，找个偏僻角落烧麦子吃。先抱来一些麦穗，点火烧起来，然后支上铁架子，将事先挑拣饱满的麦穗放上面，不停地来回翻腾，不一会儿，麦穗就烤熟了。摊开手掌心，麦穗一烫一烫的，叫人忍不住喊出声来，“嘘嘘……嘘嘘”，我小心剥离，边吹边吃，那叫一个香呦，好像世间的美味都比不上亲手烤的麦穗。浓浓的麦香，在记忆中珍藏，比家中喝的燕麦片要香好多倍，那是一个少年与大地的会晤与秘密。

多少年后，麦田在以看不到的速度消逝，被疯狂的碾压机推成平地，高楼拔地而起；而小小少年，也在以看不到的速度快速成长，被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淘洗得彬彬有礼，在洋快餐、饿了么等的浸染下，味蕾早已丧失最初的敏锐，麦香淹没在滚滚的大吃大喝中，舌尖上的美味变得斑斓迷离。而我，仍记得那个被麦穗扎到嗓子的少年……我的同学芳芳。芳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她的姥姥、舅舅都是大学老师，后来，她姥姥带的学生成为她的父亲。芳芳的父亲来自鲁南农村，每年麦收时节都会带着她回去一趟。芳芳给我说过，有一年在老家，奶奶给她烤麦穗吃，奶奶眼睛有白内障，眼睛上像敷着一层白膜，看不清楚。给她搓的麦粒夹杂着麦草，正好卡着她的嗓子，又是喝醋，又是吃馒头，都不奏效。“当时，所有人都在地里忙着收麦子，只有我和奶奶在一起，可把奶奶吓坏了。后来，被卡的嗓子奇迹般的好了，或许是奶奶的求祷感动了老天。”从那以后，再回老家收麦子，都是芳芳爸爸自己去。芳芳很难过，她告诫自己，将来当医生，治好奶奶的眼睛，让奶奶亲自给她烤麦穗、搓麦粒吃。

芳芳的故事，每每想起，我的唇齿间都会溢出甜丝丝的麦香味。过麦也好，麦收也好，我愈来愈觉得，这是最浪漫的大地礼赞。忘记是哪一年了，我跟随父母回姥姥家收麦子，那天父亲骑着三轮车往地里送水，我连蹦带跳坐上了三轮车，没想到发生危险一幕，我的左腿被卷进车轮里，疼得喊出声来，脚面肿得像馒头。姥姥放下镰刀，舅舅也跑来了，好几个大人都不收麦子了，陪着我去诊所看病，清理、上药、包扎，左腿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，整个人胆怯得说不出话来，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，好在没有大事，脚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很多小伙伴都发生过类似惊险的一幕，也都在脚上或腿上留过疤。少年身上的疤痕，是一种见证，记录着麦田往事；在时光的洗刷下，那道或长或短的疤痕，在记忆中蜿蜒，慢慢褪色，却发酵成心底的一种情结：大地的徽章。

还有个孩子，我记忆深刻。他叫青松，来自河南农村，那年夏天，我在省中医院住院，他是同病房最小的病号。别人陪床都是爸爸、妈妈，他的陪床是爸爸、舅舅，后来爸爸也回去了，只剩下舅舅，在病房铺纸箱子打地铺，这一陪伴就是一个月。青松的病情很不稳，发烧，早晚都要静脉注射，用激素来控制。但是，他不调皮，也从来不哭，即便有时候连扎好几针，他也只是紧蹙眉头，似乎已经学会默默忍受命运的安排。青松的安静叫人心疼，一天，他的爸爸从老家回来，带回一些好吃的。他拎着袋子，挨个病床送礼物，两捧花生米，两个红鸡蛋，还有一束烤熟的麦穗，病友包括医生都懂事地收下了。难得见青松那么高兴，他操着河南方言说：“等我好了，我也去割麦子、烤麦穗，在麦田里‘打飞机（做游戏）。’”听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湿了，病房里一片死寂，叫人有些不适应。我彷佛看到，麦田里迎面跑来的少年，正是青松。

原来，青松母亲又要了二胎，女孩，青松父亲回去伺候月子。他在家务农，没有多少文化，所以青松住院期间，他的舅舅一直跟着。“你喜欢小妹妹吗？”青松手里始终攥着一束麦穗，手臂上缠着的白胶布格外刺眼，他的目光游离，绕开我的对视，好像在躲藏着什么。那一束麦穗，在我心头坠落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。

麦子黄了，麦子又青了，四季轮回，时光飞驰，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眷恋。“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麦”，热风劲吹，麦浪滚滚，只是，少年们是否还记得捡麦穗的场景？但愿我们出走半生，归来依旧是麦田上的少年，与大地共舞，永葆一颗纯真的心灵。

琴台客聚 伍呆呆

三野之缘

据说2016年是“耳朵经济”爆发的元年，这一年，移动音频迅速地进入了众多网民的生活场景中，成为了网民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一个新习惯，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2017年的今天，并且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。

作家千夫长的长篇小说《红马》也随着“耳朵经济”的热潮在爱音斯坦FM推出了有声小说版，开始了每天一章的连载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已在内地再版了三次、又即将在香港出版的《红马》小说的有声版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生态，就已经开始分别在网上网下读播了。

深圳莲升诗社、香港红马读书会各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微信群里完整地朗读完了《红马》，给喜爱文学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场耳朵的洗礼，一系列听觉的盛宴。这些和文学紧密相连的“耳朵经济”很快波及美国，洛杉矶红马读书会也随之成立并开始启动小说的朗读。

千夫长是何许人也？他是我的师父胡野秋先生的挚友。我师父和千夫长相识的时候正在报社做编辑，彼时千夫长还不是作家，他一边做着生意一边以“鹤野”为笔名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文章。

写着写着，生意不做了，一部长篇小说《红马》横空出世，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了小说，随着《中年英雄》、《长调》、《草原记》等一部又一部小说的推出，千夫长成了国内外举足轻重的名作家。如我师父所说，千夫长像敬畏神灵一样敬畏着文学和生活，随心所欲地穿行在文学和人生的不同时空。

我的师父又是何许人也？他名如其人，是个热爱自由的闲云野鹤之人，他先后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等单位任职，后来辞去体制内的职务，以自由作家和自由学者的身份行走“江湖”。

先后写了《胡腔野调》、《冒犯文化》、《作家曰》、《六零派》等书，又到凤凰卫视策划了《纵横中国》、《凤凰影响力》、《筑梦天下》等栏目，还在香港卫视、深圳卫视等电视台做嘉宾，或者做嘉宾主持，同时也在大学讲台上，各种论坛和讲坛解读文化、推广阅读。他的使命似乎就是为了履行一个文化人的责任。

十年前我还在经营一家文化公司，一边苦心经营，一边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学梦，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文学网站，不时地写点小文章，也为自己起了一些笔名，其中的一个名字便是“纯野”。彼时我的师父还不是我的师父，他给了我真诚的建议，希望我不要辜负自己文字上的天分。我没有多加考虑，结束了公司的运营，斟茶叩首，拜过师父之后便开始闭门写作。我没有辜负文字，文字也没有辜负我，它给了我许多超出我预料之外的收获。

后来我和我师父以及千夫长先生闲聊，说起彼此名字中的“野”字，千夫长当下便觉得我们三人可以成立一个“三野纵队”，我师父也极赞同，独我在亦师亦友的师长面前诚惶诚恐，不敢与之同步……如此，以文学为本的“三野纵队”就算是成立了。“三野纵队”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拍了一部院线电影——《爱不可及》。千夫长先生为电影的文学顾问，我师父胡野秋先生为导演，我是编剧和制片人。

缘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清楚的东西，而文学又有着它独特的魔力，它把我们三个原本不相干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只要有文学为纽带，我相信，“三野纵队”便永远不会分开。